

上海文博

SHANGHAI WENBO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 上海辞书出版社

论丛

2005.1



ISBN 7-5326-1735-1



9 787532 617357 >

文明大展

中国历史纪年

公元 581 年

隋

公元 618 年

唐

公元 907 年

五代



唐 五瓣花口内凹底秘色瓷盘

高 4 厘米、腹深 3.4 厘米、口径 25.3 厘米、底径 14.5 厘米
法门寺博物馆藏

瓷盘敞口，口沿呈五曲花瓣形，坦腹斜收，平底内凹，通体施青黄色釉，内外壁均留有包装纸印痕，底外壁有支烧痕。



唐 《衣物帐》碑

长 115 厘米、宽 69 厘米、厚 8 厘米
法门寺博物馆藏

出土于法门寺唐塔地宫甬道，共 48 行，满行 42 字，共 1700 余字。该碑文详细记载了懿、僖二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皇室威贵、内臣僧官供奉佛指真身舍利的金银宝器、衫袍衣裙等，是至今首次发现的唐代衣物帐碑。碑文物主清楚，名称罗列明晰，有标重类注，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以及衣物宝器名称、制作工艺、衡制、纺织服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五代 持巾女侍图

高 152 厘米、宽 64 厘米

1992 年陕西省彬县底店乡冯晖墓墓室东壁东侧室左侧揭取

陕西省彬县文化馆藏

女侍头梳双髻，扎浅红色锦带，戴红色耳饰，穿红色抹胸、红底浅黄色团花裙，腰束带，外套红底黄色团花对襟阔袖长衫，着尖头薄底履；额点花钿，面颊红润，颐满目秀，面带微笑，拱手侍立，矜持恬静。壁画时代应为后周显德五年（958）女侍形象虽有晚唐遗风，但却较之更多了些健康、自然之美。

Contents



主 办：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顾 问：汪庆正 黄宣佩
主 编：陈燮君
副 主 编：李朝远 陈克伦
编 委：王运天 王莲芬 王锡荣 包燕丽
许勇翔 李朝远 宋 建 陈克伦
陈燮君 张 岚 张 雷 陆明华
周 亚 周丽中 单国霖 杭 侃
顾音海 倪兴祥 唐友波 谭玉峰
责任编辑：余 岚 王运天
编 辑：徐汝聪 桂永定
封面设计：姜 明
美术编辑：杨钟玮
技术编辑：陈 昕
地 址：上海人民大道 201 号（编辑部）
邮 编：200003
E-mail: shhwb@shanghaimuseum.net
电 话：021-63723500
出 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地 址：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 编：200040
E-mail: cishu@online.sh.cn
电 话：021-62472088
印 制：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18 元
出 版：2005 年 1 月 8 日

启 事

本论丛自 2002 年 9 月首发，迄今读者反映良好。为更好地结合现代网络科技，满足更多读者之需求，拟将本刊内容在上海博物馆网站上传播。为维护撰稿者的权益，免生著作权之纠纷，特此告知：凡受本刊之邀稿，或于本刊投稿经采用者，有不愿意同时上网传播的，请在投稿时事先声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文博论丛. 第 11 辑 / 陈燮君等编. —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1
ISBN 7-5326-1735-1

I. 上... II. 陈... III. ①文物工作—上海市—文集
②博物馆—工作—上海市—文集
IV. G269.27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8737 号

唐剑斩隋公 卷毛属太宗

tangjianzhansuigong maomaoshutaizong

08 陕西出土的唐代玉石器及相关问题 (撰文 / 韩建武 摄影 / 邱子渝 王建荣)

24 青瓷之娇者

——法门寺中的秘色与故宫的传世秘色瓷 (撰文 / 蔡毅)

28 裙红妒杀石榴花

——法门寺绛红罗蹙金绣衣物模型及唐代服饰中的半臂与裙 (撰文 / 张青筠)

30 从法门寺地宫别解曼荼罗在中土之消失 (撰文 / 严耀中)

35 唐人饮茶小述 (撰文 / 卞建林)

39 唐昭陵陪葬墓宦官图赏析 (撰文 / 高波)

42 唐薛微墓壁画上的一个问题 (撰文 / 张童心)

44 唐墓壁画中的高士 (撰文 / 黄朋)

47 从唐墓壁画看早期山水画笔墨技法的演进 (撰文 / 孙丹妍)

52 唐惠陵壁画的保护修复工艺及材料研究 (撰文 / 李淑琴 王啸啸)

56 “让皇帝”的跪拜俑 (撰文 / 张蕴)

万国衣冠拜冕旒

wanguoyiguanbaimianliu



62 粟特文明与华夏文化 (撰文 / 徐文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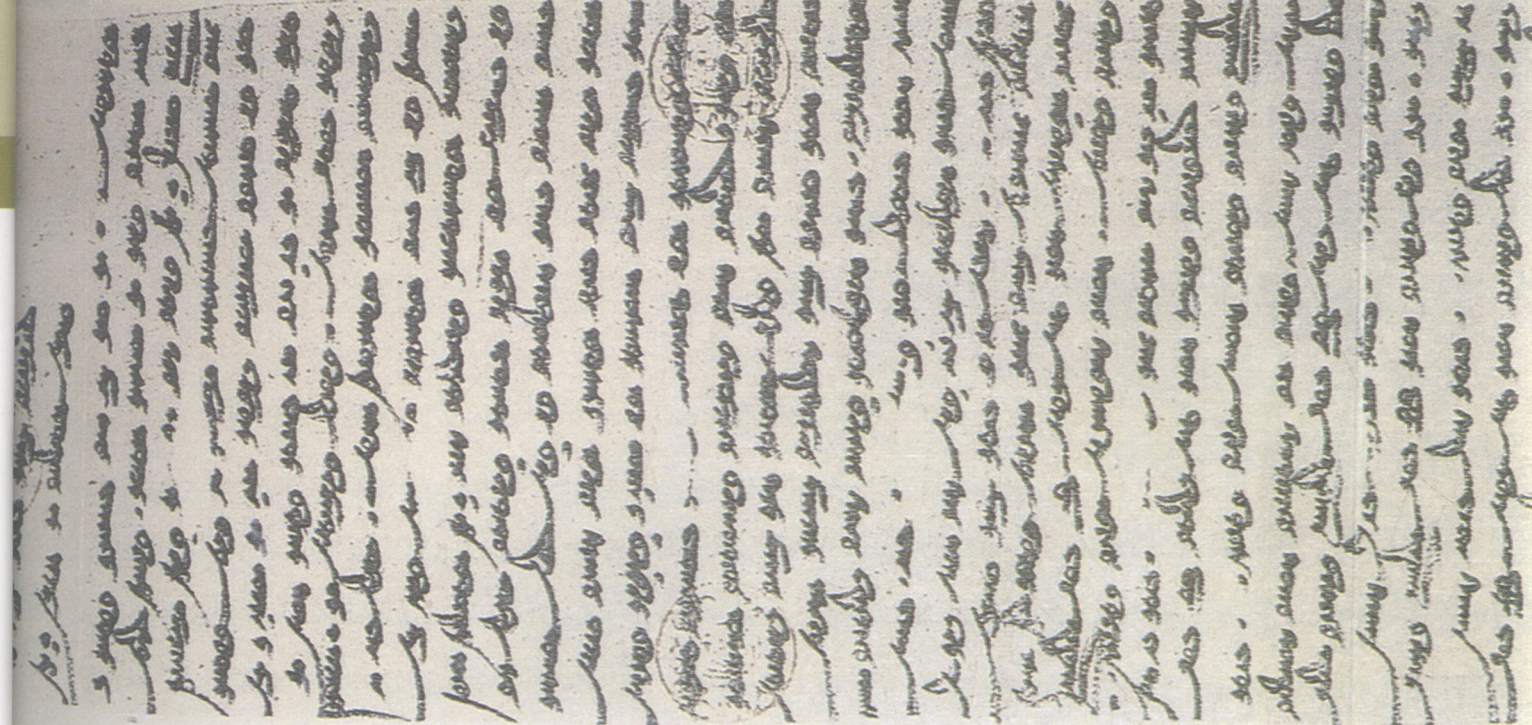
68 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 (撰文 / 林梅村)

77 眼形纹饰与辟邪符 (撰文 / 芮传明)

81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与唐代舞马 (撰文 / 张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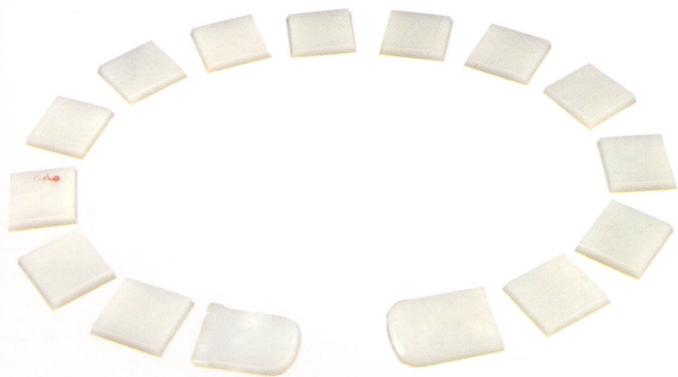
84 法门寺出土玻璃器——伊斯兰早期玻璃的发现与探索 (撰文 / 刘刚)

89 唐代的“狮子” (撰文 / 顾音海)



资讯链接 zixunlianjie

- 92 马承源先生追思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 (撰文 / 大海)
- 92 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阿根廷展出 (撰文 / 李柏华)
- 93 上海市博物馆代表团出访欧洲六国 (本刊报道)
- 94 中国古代青铜器珍品在葡萄牙展出 (撰文 / 秦彤)
- 94 《崇明学宫》正式出版 (撰文 / 崇博)
- 95 《辛亥风云文物精品展》沪上展出 (宋时娟)
- 95 纪念史量才遇难 70 周年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刊报道)
- 96 枫泾“郁家祠堂”建筑得以妥善保护 (撰文 / 黄亦男 奚吉平)
- 96 青浦区博物馆新馆落成 (撰文 / 王辉 张力华)
- 96 十家科技类博物馆现身上海 (本刊报道)



Contents

Tang Dynasty

Jade and Precious Stone Articles of the T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Shaanxi and Related Issues

(text by Han Jianwu /photos by Qiu Ziyu and Wang Jianrong)

Mise Porcelain, a Remarkable Celadon Ware (text by Cai Yi)

Deep-red Miniature Clothes with *Cujinxiu* Excavated from Famen Temple and the Costume of the Tang Dynasty

(text by Zhang Qingyun)

How Mandala Vanish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ext by Yan Yaozhong)

Tea in the Tang Dynasty (text by Bian Jianlin)

Appreciation of Paintings with Eunuch images in Attendant Tombs of Tang Zhaoling Mausoleum

(text by Gao Bo)

About a Figure in the Mural Painting of Xue Jing's Tomb (text by Zhang Tongxin)

Recluses in Frescos of Tang Tombs (text by Huang Peng)

Evolvement of Early Landscape Painting Technique Reflected from Frescos of Tang Tombs

(text by Sun Danyan)

Research on Restoration Technique and Materials for Preserving Frescos in Tang Hui Mausoleum

(text by Li Shuqin and Wang Xiaoxiao)

The Kneeling Figure of Tang Hui Mausoleum (text by Zhang Yun)

Mergenc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Sogdian Culture and Cathaysian Culture (text by Xu Wenkan)

Treasure of Bilge Khagan and the Steppe Art of Middle Ages (text by Lin Meicun)

Eye Symbols and Amulets (text by Rui Chuanming)

Parcelgilt Siler Flask and the Dancing Horses in Tang Dynasty (text by Zhang Lei)

Glassware Excavated from Famen Temple (text by liu Gang)

Lion Images of the Tang Dynasty (text by Gu Yin Hai)





Updated Information Link

A Meeting in Memory of Mr. Ma Chengyuan Held in Shanghai Museum (text by Dahai)

Exhibition of Bronzes of Ancient China on Display in Argentina (text by Li Baihua)

Delegation of Shanghai Museums Visited Six European Countries (editor's report)

Bronze 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 Exhibited in Portugal (text by Qin Tong)

CHONGMING XUE GONG Has Been Published (text by Chong Bo)

Exhibition of Treasures of Xinhai Revolution Showing in Shanghai (text by Song Shijuan)

A Commemorative Meeting of 70th Anniversary of Shi Liangcai's Murder Held in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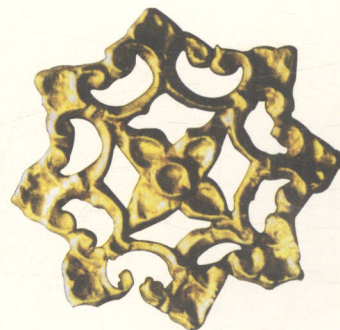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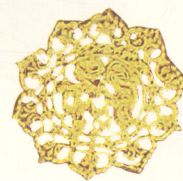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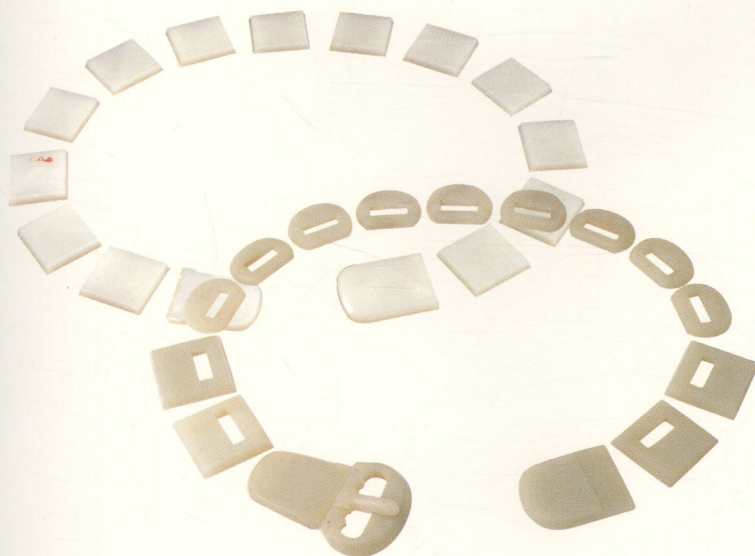
(editor's report)

The Architecture, Yu' Memorial Temple, under Good Preservation

(text by Huang Yinan and Xi Jiping)

New Building of Qingpu District Museum Has Completed (text by Wang Hui and Zhang Lihua)

Ten Museum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earing in Shanghai (editor's rep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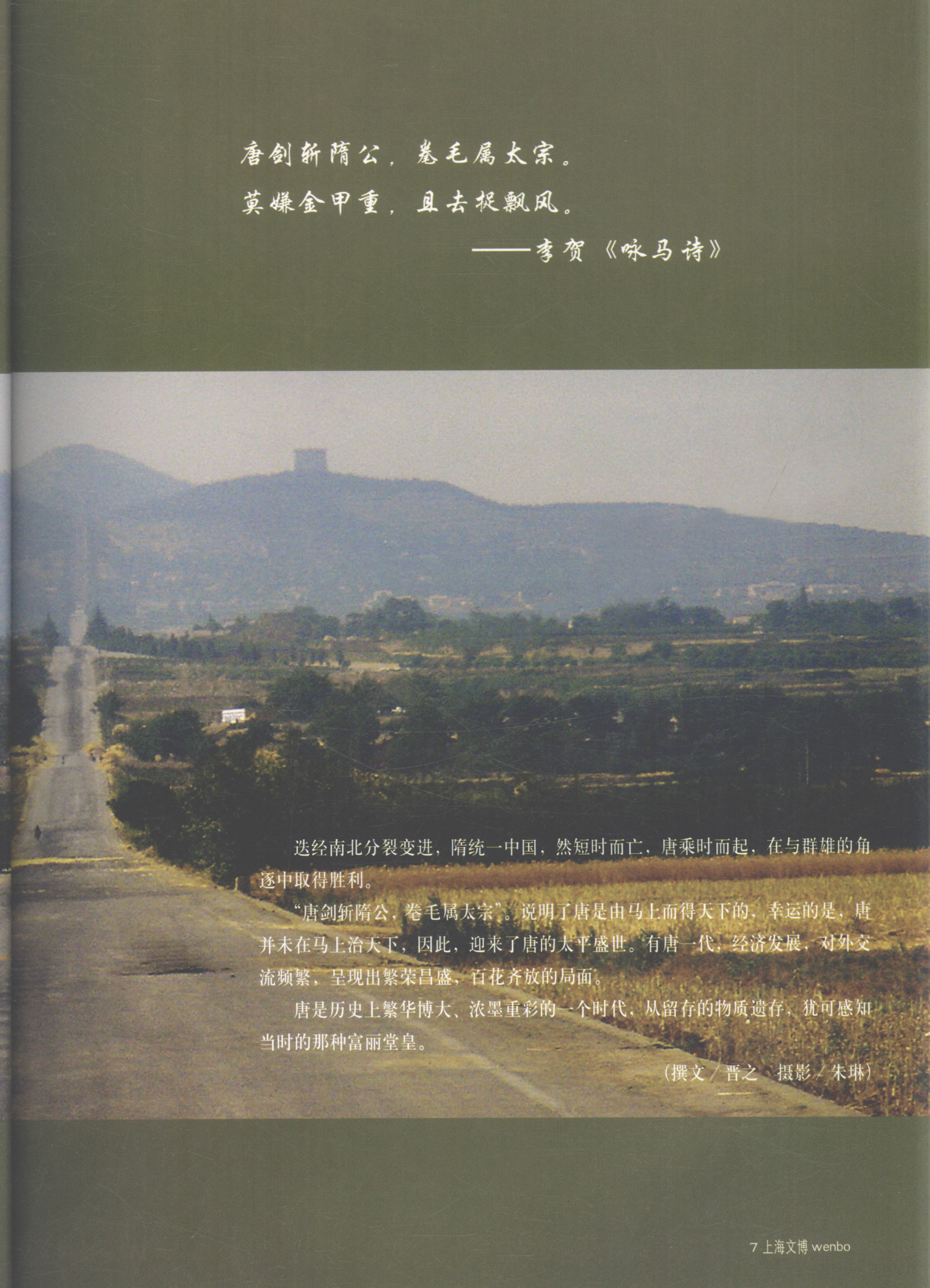
唐剑斩隋公 卷毛属太宗



唐剑斩隋公，卷毛属太宗。

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

——李贺《咏马诗》



迭经南北分裂变进，隋统一中国，然短时而亡，唐乘时而起，在与群雄的角逐中取得胜利。

“唐剑斩隋公，卷毛属太宗”。说明了唐是由马上而得天下的，幸运的是，唐并未在马上治天下，因此，迎来了唐的太平盛世。有唐一代，经济发展，对外交流频繁，呈现出繁荣昌盛，百花齐放的局面。

唐是历史上繁华博大、浓墨重彩的一个时代，从留存物质遗存，犹可感知当时的那种富丽堂皇。

（撰文 / 晋之 摄影 / 朱琳）

陕西出土的唐代 玉石器及相关问题

Jade and Precious Stone Articles of the T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Shaanxi and Related Issues

撰文 / 韩建武 摄影 / 邱子渝 王建荣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无论在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手工艺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玉石器制作业与其他工艺美术门类相比较，虽工艺水平不相上下，但数量和体量上有所局限。这和唐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相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转变。唐代的玉器虽然有一部分仍作为重要礼器而存在，但总的来说，摆脱了上古玉器以礼器为主心，以丧葬用玉为主流的传统。玉的神秘感、神圣感已逐渐消失，玉德观念也趋于淡漠，实用性、现实性明显增强，逐步走向生活化、世俗化，日常生活用玉成为主流，在风格、造型、纹饰上，尽力显现装饰美，具有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特点。同时也受瓷器、金银器制作技术高度成熟与大量生产的冲击。

一、唐代的玉石界线

《说文》称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鉴定一块石头是否是玉，主要从色泽、质地等几方面考虑。从出土古代玉器的玉质看，有页岩、石英岩、软玉、玛瑙、岫玉、水晶等等，其中除软玉（透闪石——阳起石矿物组成）是今日矿物学上的玉以外，其他都不是真正的玉。唐代的玉仍有

广狭两义，广义的玉除软玉（真玉）外，水晶、玛瑙、珉玉、蓝田玉、仿玉的琉璃、各色宝石等都包括在内，广而杂，似乎玉石界线模糊，实际上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唐人玉石界线还是分明的，不过标准与现代人不同罢了。

1. 软玉：即唐人眼里狭义的玉，被称为“真玉”。唐代软玉主要来源于昆仑山，最重要的当属于阆地区。《一切经音义》载于阆“山有玉河，河中往往漂流美玉，彼国王常采，远来贡献”。贞观六年（632），于阆王曾经向太宗献过玉带（《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大兴善寺有“于阆玉像，高一尺二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西阳杂俎》续集卷五）。除主动进献外，唐代还多次派员索要。贞元初，朱如玉就被派往于阆“得大圭一，玉珂佩五副，玉枕一，玉带铐、靴带铐各三百具，玉簪四十枝，玉盒三十，玉钏十具，杵三及瑟瑟三百斤……”（《册府元龟》卷六六九）。

除于阆外，《唐会要》还记载太和六年（832）“回鹘宰相公主献……鸭子头玉腰带”，9世纪吐蕃也多次向唐朝贡献玉腰带，这些玉带可能也来自于阆。

其次来自河中城邦国，《杜阳杂编》卷下载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又琢五色玉器为



图1 骨咄玉带胯
(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图2 珉玉圭璧
(唐大明宫遗址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3 黑色大理石棋子
(西安市曲江出土)



什合，百宝为图案”。五色玉器当是安西诸蕃所贡，《酉阳杂俎》卷一四：“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贡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此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可见五色玉器可能为河中城邦国所贡。河中城邦国中的康国、骨咄国是重要的贡玉之国，玄宗时康国曾献白玉环，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一件装玉带胯的银盒上，有墨书题名“骨咄玉一具”（图1）。《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天宝十年（751），安禄山生日，杨贵妃赐“玉合子二……骨咄合子三……”。是否也指骨咄玉呢？它们可能均为骨咄国所贡。

再次来自波斯及大食国，唐代中尚署掌供郊祀之圭璧，其所用原料，由各州供给，其中“白玉、碧玉……出波斯及凉州”。（《唐六典》卷二《少府监》），这里波斯所供应当也是软玉，大食国曾贡“宝装玉酒地瓶”（《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2. 珉玉：“珉”意为清白如玉的石头，据载开元元年（713）及长庆年间（821—824）蔡州都进贡过棋子及珉玉棋子。而蔡州新息县有珉玉坑，“其玉颜色洁白”，开元以前，曾为淮水淹没，开元中，淮水改道，又贡珉玉（《元和郡县志》卷九）。从出土棋子等物来看，这种所谓的珉玉就是

现在俗称的汉白玉，由于真玉难求，所以珉玉在唐代使用很多，除日常器皿外，还曾用来代替真玉敬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珉玉圭及圭璧（图2）就是明证。天宝年间，玄宗曾发布了一道诏令，认为这种“以珉代玉，惜宝事神”的做法，会打破神圣不可移易的和谐，因此，特别在诏令中规定：“自今已后，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太平御览》卷八〇五）

除蔡州外，沙州也贡“棋子石”，可能是围棋子中的黑子吧，从出土物来看围棋中的黑子多为黑色大理石（图3）。

3. 岫玉：岫玉一般是指蛇纹岩玉石，它与软玉、独山玉、绿松石等一样是中国古老的传统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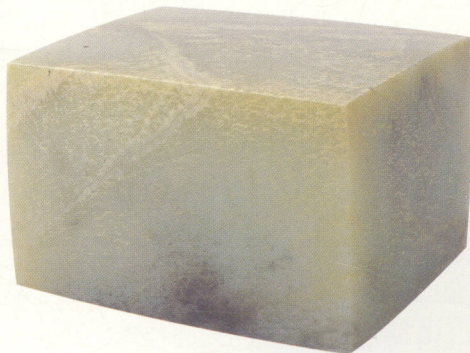


图4 方玉（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图5 水晶八曲长杯（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图6 水晶饰件



图7 兽首玛瑙杯
（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石。岫玉中国产地广泛，主要有辽宁岫岩玉（狭义的岫玉即指此）、酒泉玉、南方岫玉等，唐代凉州可能上贡的就是酒泉玉。皎然《花石长枕歌答章居土赠》：“楚山有石郢人琢，琢成长枕知是玉……”（《全唐诗》卷八二一）。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方玉，折光率为1.52~1.58，可能属蛇纹石类玉石，即岫玉（图4）。

4. 蓝田玉：蓝田玉实际上是长安以南，终南山的蓝田地区所采的绿色和白色的大理石，据记载“太真妃最善击磬附搏之音……上令采蓝田玉琢为器”（《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李贺也有《老夫采玉歌》：“采玉，采玉，须水碧……蓝溪水气无清白”感叹采玉人的艰辛。

5. 水晶：是纯净、透明、结晶质的石英，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8世纪康国多次献水晶制品，罽宾国也向唐献过水晶杯。唐代遗留下来水晶制品较多，最著名的是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水晶八曲长杯（图5）；另外最常见的是水晶球（或为口琰，1956年西安市东郊郭家滩曾有出土）、水晶珠、饰件（图6）多呈自然的六棱柱体，为天然水晶结晶。唐代文献中记载的水晶产地多

在西域，《隋书·波斯传》载波斯产水晶，《新唐书·康国传》云，康国“山周其外，土沃，产瑜、水精。”

6. 玛瑙：一种具有带状结构的玉髓。中国产地广泛，但唐代却多来自西方，《新唐书·拂菻传》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出其国。”《新唐书·康国传》载开元初，曾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另外日本、渤海、吐



图8 宝石（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图9 砗磲带胯及砗磲梳背

火罗、吐蕃等国均进奉过玛瑙器。唐代玛瑙器最有名的是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三件玛瑙杯（图7）。

7. 玻璃：何家村出土一件提梁盖罐，盖内壁以墨书注明所贮物的名称、件数，罐内蓝、红、黄宝石16块（图8）与所记“颇黎等十六段”相契合。《新唐书·萧宾传》载“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看来唐人所称的玻璃即各种天然宝石。《朝野僉载》卷三载安乐公主令造的百宝香炉使用“真珠、玛瑙、瑠璃、琥珀、玻瓈、珊瑚、砗磲、琬琰，一切宝贝”。这里瑠璃与玻瓈并列，可见两者不是一类物质。据记载唐代“碧玻璃”来自拔汗那，“红、碧玻璃”来自吐火罗，赤玻璃和绿玻璃则来自拂菻国。除此而外，今天的斯里兰卡也是另一个重要产地，何家村出土的蓝宝石即被有些专家鉴定为来自那里。

8. 玳瑁和砗磲：玳瑁质地坚硬而光滑，唐朝使用的玳瑁，是从安南的陆州得到的，诃陵国也遣使进贡过玳瑁。唐张九龄《答陈拾遗赠竹簪诗》：“遗我龙钟节，非无玳瑁簪。”可见玳瑁在唐代常被制成妇女的装饰，法门寺还发现有用玳瑁开元钱来礼佛。

砗磲是海产的一种大型贝壳，《艺文类聚》卷八四辑三国魏文帝《车渠椀赋序》：“车渠，玉属也，多纤维缦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唐代仍被当作一种玉石来进行琢磨加工，并与金、银、玛瑙、琉璃、玫瑰石、珍珠一起在佛经中有“七宝”之称，砗磲带胯及砗磲梳背（图9）是极其珍贵的唐代遗物。

9. 琉璃：琉璃古人认为是人工烧制，有本土产，也有外来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载突骑施、史国遣使带来琉璃。从考古发现来看，器皿多为外来品，如何家村窖藏的琉璃碗及法门寺出土的蓝色琉璃盘。而陕西唐墓出土的琉璃镜、琉璃梳背（图10）、琉璃珠则应属于本地产。



图10 琉璃梳背（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其余琥珀、金精、孔雀石、绿松石、珍珠、珊瑚等，甚至南阳玉也是唐人广义的玉，但发现遗物较少。

关于石器，据记载河南道登州供石器，莱州供石器、滑石器，陇右道沙州供棋子石，河北道邢州供文石狮子。从唐代出土的石器来看，质地最多是大理石，其次是滑石器。滑石器一般被研究者归入玉类，实际上从记载看来，滑石器在唐代是被明确归入石器类。

二、唐代玉石器的制作作坊

唐代玉石器的制造机构主要分中央官府作坊、地方官府作坊和私人作坊三种。

终唐之世中央官府作坊始终是最重要的，这与其他门类，甚至金银器不同（中晚唐南方金银制造业兴起），这主要是由于玉料难求，尤其是真玉玉料均需外供。关于中央官府制作机构的记载主要出自《唐六典》、《旧唐书·职官表》和《新唐书·百官志》等文献，《新唐书》卷四八“少府监”条载少府监的职责是“掌百工伎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供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玉器制作主要由中尚署和掌冶署负责，《新唐书·百官志》载掌冶署：“掌范熔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而中尚署也“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采之制”。

唐代中央官署玉器的另一个重要场地应是“文思院”，有关唐代文思院的职



图11 玉龙头（西安市曲江池遗址出土）

责，唐代文献没有直接记录，《宋史·职官志》“少府监”条载：“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唐代文思院也应有此职责，文思院主要为帝后服务，出现于武宗时期，可以认为是皇家作坊。但实际上唐前期，宫中就已有专门为帝后服务的玉器工匠，《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杨贵妃》：“凡充锦绣官及冶琢金玉者，大抵千人。”《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亦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这些工匠是否在唐后期归入文思院，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唐曲江池遗址出土的玉龙头（图11）之类，可能属建筑构件，应为将作监所制作。而石



图12 石柱础（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出土）

器(图12)多由其下属的甄官署所作。将作监“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谓之内作……”其所属甄官署“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石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柱、碑碣、碾础”,“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则丧葬用玉石器可能由甄官署供给。

地方官府作坊:由于真玉玉料难得,地方除珉玉外,没有常供之地,但非常供的进奉仍有。《新唐书·王播传》:“王播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曾进:“玉石天尊一铺……天尊并侍座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乐童子及狮子、辟邪、香炉、玉案三十六事。”高宗、玄宗、文宗都下过禁止进奉玉器的诏令,文宗《即位诏》:“纂组雕镂,不在常贡内者,并停。……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饰瑟瑟、杂宝钿、珍珠、玛瑙装者,悉宜停进。”

这些石玉器当然可能有私人工匠所作,但绝大多数当属出自地方官府作坊,或半官方作坊(作坊按时向官府供送,纹样、配色、造型则由官府派定)。地方石作,因为有常贡之地,例莱州、沙州等地,这些州的官营石作坊当为常设机构。

私人作坊:《新唐书·杨浑传》:“玉工为帝作带,误毁一胯,工不敢闻,私市它玉足之。”说明民间也有治玉者。玉工有持价值70万钱的玉钗求售(《新唐书》卷一六三)。《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义条引《乾馱子》记载,曾有胡人米亮召玉工为窦义治玉带出售,使窦致富之事。在大都市,个体工匠数量很多,例如天宝二年(743),愿随鉴真和尚东渡扶桑的扬州玉匠、绣匠、刻镂匠等即有85人(《唐大和上东征传》)。随着中晚唐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市场的发展,私人作坊大兴,《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天下更不能采取珠玉,……刻镂器玩”“违者,决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说明有较大的私人作坊雇佣较多的工匠。

至于私人石器作坊可能更多,有些玉匠可能既制作玉器又加工石器,分工不会像官府作坊那么细。



图13 玉盒(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三、唐代玉石器的制作工艺及装饰工艺

唐代玉石工艺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据欧阳詹《陶器铭并序》中提到玉杯制作:“剏材搜璞,穷山越壑,珑磨雕琢,铸炼丹镬,力尽终年之功,财殫不訾之产,量才升合,质忌汤火。”(《全唐文》卷五九八)这里提及制作玉石器的多道工序。

剏材搜璞:即选料,主要应该还是凭感觉鉴定。

切削:将所用玉坯从玉璞中切割下来,先将其切割成大型,然后根据需要再次切割,或琢成圆雕,或切成片状,或雕成容器。基本成型后,但表面不平整,器物轮廓也比较粗糙,这时就需要再进行细部整形加工。我们发现唐代玉盒(图13)类似唐代金银盒,在盒底内有清晰的旋纹(同心圆),这说明当时已使用了简单的辘床,通过辘床的旋转获取速度,再使用刀具进行辘削。

雕琢:这是制作玉石器的最关键环节,即玉石器的成型及纹饰装饰过程。时人称为“镂”、“琢”或“雕镌”(元稹诗“雕镌荆玉盏”)、“雕”(韩偓诗“玉盒”雕双鸂鶒)。

除造型外,雕刻纹饰也是玉石器制作的重要工序,唐人称为“钹”、“碾”、“钹镂”,这似乎是对錾刻花纹的专称。《能改斋漫录》卷一三《记事·赐服带》:“近年赐带者多,匠者务为新巧,遂以御仙花枝叶稍繁,改钹荔枝,而叶极省。”《鸡肋编》卷上:“河间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为靶,钹镂如丝发。”钹镂工艺有三种:其一,平钹,即平面雕刻,一般而言“钹”、“钹镂”即指平雕,陕



图14 玉梳背

西出土的十几面玉梳背(图14)大都如此。其二,剔地隐起,通过剔地雕刻使主花纹凸出,呈浮雕状,《朝野僉载》记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隐起、鍛镂,窈窕便娟”,玉带胯都是运用这种方法。其三,镂空,亦称透雕,按预定的图案花纹进行雕刻,形成透空效果。《一切经音义》卷七在解释香囊时说:“以铜、铁、金、银玲珑圆作。”考古发现的银、铜香囊均镂空,所以可能镂空在唐代称为“玲珑圆作”,石香熏(图15)是代表作。

抛光:可能即上文提到的“珑磨”,使玉器体现出本身亮丽夺目的光泽,根据对金银器抛光工艺分析,除一般常规的方法打磨外,玉石器也可能利用辘床快速旋转抛光。



图15 石香熏(西安市纬十街出土)

铸炼丹镬:欧阳詹提到玉杯制作需要的这种工艺令人十分费解。从文献记载看,早在汉代就可能采用火烧来鉴别玉,唐代白居易曾有“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诗句,但根据欧阳詹的记叙,似乎玉“质忌汤火”。而《旧唐书》也有:“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又令于正殿前焚之”的记叙,可见玉器是怕火的。或者“镬”即“镬”,丹镬是一种矿物质染料,

《书·梓材》:“惟其涂丹镬。”明杨慎《艺林伐山·印色》:“今之锦砂,古谓之丹镬,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如此,则似乎唐代玉器成型后,有的还需染色。

2. 玉器的装饰工艺

分为以玉为主体和以玉材为辅助材料装饰其他材质器物两种情况。

金银平脱:这是一种华贵的装饰方法,把金银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用色漆髹涂数层,再经打磨,使纹片和漆面平齐,以显示出色漆地上的金银图案,唐代也多用于玉器装饰。《安禄山事迹》载玄宗曾赐安禄山“金平脱大玛瑙盘一”,《酉阳杂俎》载杨贵妃曾赐安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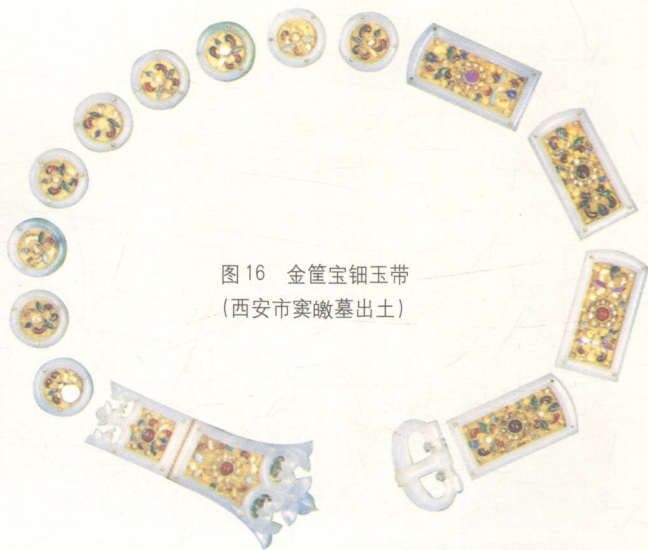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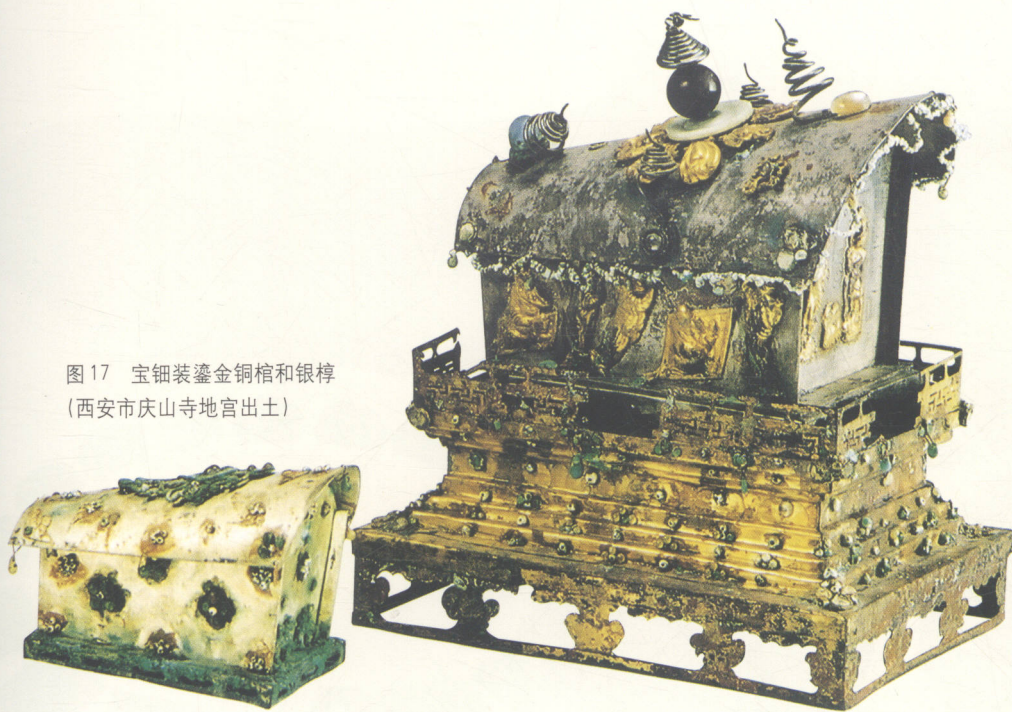


图16 金筐宝钿玉带
(西安市窖藏墓出土)

图17 宝钿装金铜棺和银槨
(西安市庆山寺地宫出土)



金配玉：主要有包（镶）金，例如何家村出土的玉臂环、兽首玛瑙杯，另外还有嵌金或错金，《太平广记》卷三三四《鬼十九·王玄子》载：“……明日临别，女以金缕（错金）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玉器贴金、描金等也常见。

宝钿：以宝钿装饰器物，8世纪中叶最盛（图16），天宝九年（750）的天长节，玄宗曾赐宝钿镜一面给安禄山。文宗即位后，马上下诏停造以金筐瑟瑟宝钿装饰的宫禁床榻。在法门寺地宫里获得了有《衣物帐》登录的宝钿金函，做法是在器表镶嵌玉石珠宝。庆山寺地宫也出土有宝钿装金铜棺和银槨（图17）。

玉平脱：据记载五代后晋的宫廷中，有玉平脱双葡萄镜（陶穀《清异录》），有专家认为这或许是在金银平脱中，添加了玉片，或所嵌就是玉片。

四、唐代玉石器的种类

唐代玉石器种类很多，刘云辉先生在其所编著《北周隋唐京畿玉器》一书中共分为七大类，并举例论之甚详。本文就结合刘先生的观点，将刘先生未能提及的玉石器标本加以补充，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 礼玉：包括传统的圭、璧和新出现的圭璧、玉册、玉组佩、玉带、石印等。

圭：目前除唐惠昭太子墓出土一件残断的珉玉圭外，陕西历史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出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残断为三段的珉玉圭。

圭璧：是唐代新出现的礼玉。上端为一尖首圭，下连一圆形璧，《礼经》载“圭璧尺有二寸，以璧为邸，而上植以圭，先王以祀日月星辰”。《旧唐书·王播传附弟起传》“圭璧之议，经有前规”，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佩：青玉质，平面大致成梯形，脊部为三连弧形，上端正中钻一小孔，通体抛光，光素无纹（图18）。

石印：陕西历史博物馆共藏有二件，其一为



图18 梯形玉佩（西安市韦曲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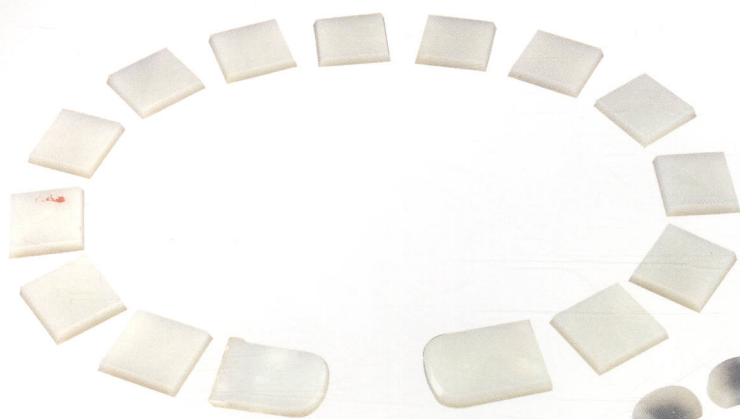


图19 白玉纯方胯
(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图20 斑玉带胯 (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1955年西安市纬十街基建工地出土，青石质，器身正方，长方形桥式钮，盖顶及四边阴刻折枝团花，周围蔓草环绕，器身四面线刻大朵折枝牡丹花，印面无字。1999年唐长安城圆丘遗址曾出土一件相同形制的石印，推测为祭天过程中象征某一种神祇的印玺。（《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圆丘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7期）

玉带：玉带是唐代最为重视的玉器。中唐时每副于阗玉带可售三千贯，而长安城里的一个小宅院仅值二百贯上下（《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义》）。《册府元龟》卷一六八载：“太和元年三月，右军都尉梁守谦表请致仕，献马五十匹，玉带五十条，银器五担，敕并不受。”唐制，臣子的金玉带胯应为12块，但御赐的会是13块。《全唐文》卷七三三韦端符《韦公故物记》：“有玉带一，首末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两隅者六，每缀环焉为附，而固者以金。……公擒萧铣时，高祖所赐。于阗献三带其一也。”从以上记载可看出，李靖所受赐的玉带为方胯七，半圆形胯六，共13环13胯。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玉带胯十副，其

中形制较为特殊的是九环蹀躞带胯，五代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环带，百官士庶皆同。”其他九副可分为两种形制，一是除去头、尾两块玉带板和带扣外，中间的13枚玉带板全为方形，这种形制有狮纹玉带胯和白玉纯方胯二副（图19）（根据原始编号，可知狮纹带与更白玉带一起原置于“红光丹砂”银盒内，但对照银盒“碾文白玉带一具，十六事，失玦，更白玉一具数次（或准）前”，则多了一件玦，少了一块玉带板，其墨书存在帐物不符的现象，而以前均认为“红光丹砂”银盒内放的是伎乐纹带，而“光明紫砂”银盒内放的是狮纹带）。另一种是除去头、尾两块玉带板和带扣外，其余由四枚方形，九枚椭圆形玉带板组成（图20），总数也是13枚。这两种形制符合唐代玉带13胯的用玉制度。伎乐纹白玉带胯是其中惟一不合制度的一例，它由四枚方形胯和十枚半圆形胯组成，比同类的其他玉带多出一枚半圆形胯，成了14胯，或据此认为，唐代合理的玉带胯并不全是史料所载的定制，但这十枚半圆形胯中有九枚雕胡人伎乐，只有一枚上面雕琢狮子，虽从玉质、形状并无差别，但构